

革命风格比天高

萧 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革命風格比天高

蕭英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小說、特寫集。分兩個部分：一部分描寫工農業大躍進中的新人新事；一部分記述福建前綫軍民的英雄事迹。故事生動，人物鮮明，反映了大時代中我們勞動人民和戰士的高貴品質和共產主義風格。

革 命 風 格 比 天 高

著 作 者 蕭 英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
上海版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

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4 字數：74,000

1959 年 4 月第 1 版

195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207,000 册

統一書號：10078·0582

定 價：(八) 0.34 元

目 次

第一輯

范果山.....	1
拜师.....	6
恢复名譽.....	13
一天之間.....	19
两个普通的战友.....	30
老紅軍排長.....	38

第二輯

革命風格比天高.....	49
海上雄鷹.....	78
威震長空.....	86
在海灘上.....	95
國慶節.....	104
他是誰.....	114

范 果 山

这几天东曹村里出了件奇怪事情：老头范果山家里每夜都响起一种噹噹噹的声音，象是打铁，又象是鑿石。可是人們都知道范果山家，父子两个都是理髮师，他們既不是铁匠，也不是石工。有些好奇的人虽然也想半夜去偷看个究竟，可是大伙白天都在水庫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，晚上一回家就累得倒在床上，誰也沒有这个心思了。

这天早上，太陽刚从东山頂上爬起來，范果山就和兒子大栓挑着一副担子急急向村外走去。担子前面挑着向賈饅饅的老二借來的一套鍋爐，后面挑的是一條凳子 and 一副紅漆盒子。大栓在后面跟着，一面走一面不放心地嘟囔：“爹！你說我們这事能办成嗎？”

范果山头也沒回地問他一句：“为什么不能成？”

大栓說：“以前你好心好意地來了几次，可是都叫人家給赶下來啦！这回去了不会再碰个釘子？”

范果山說：“你真是小孩子，碰釘子怕什么？咱們能看着人家說咱村上的民工頭髮都乱得不象样子嗎？”

大栓抱屈地說：“碰釘子我倒不怕，就怕又是白跑一趟！”

范果山突然轉回頭問：“我叫你練的那個本事怎麼樣啦？”

大栓看了他爹一眼說：“這個倒差不多啦！”

范果山說：“那就行啦！只要這個有把握，剩下的事我包啦！”

一會，兩個人走到水庫工地上。這兒正象一個千軍萬馬的戰場一樣，幾千人都在緊張地忙碌着。打炮眼的鉄錘在四周飛舞，運石的土車軋軋地從身旁奔過，整個山谷都象被滾滾的春雷震動着。他兩人好不容易找到了本村民工的工地，迎頭就碰上了民工分隊長張玉昆。張玉昆外號叫小李渣，說話很沖人，在農業社里是生產隊長。他一見范果山就攔着說：“你又來干什么啦！上次不是說過了，我們這裡用不着你？”

范果山陪着笑臉說：“你不要這麼執拗啦！頭髮都長得兩寸長了，再不理理，怎麼象個建設社會主義的樣子？”

張玉昆仍然不當回事地說：“我們來這兒，是修水庫的，只要水庫能早一天修好，頭髮長得再長又怕什麼？”

范果山見他仍然不肯，就一把拉住他說：“不要光這麼講，我是咱村的理髮師，你們的頭髮都長的象亂草，叫別村看到，連我臉上也沒有光彩，人家還不說我老范太懶，不懂得支援水庫工地？”

張玉昆急得推開他說：“你這人真麻煩！也不想想我們現在忙成什麼樣子？告訴你實話：現在雨季眼看就要來到，不趕快把水庫修好，以後工作怎麼搞？再說眼前咱村正和別村比賽，要是因為理髮誤了工，丟了紅旗，那還得了？”

范果山把手一拍說：“要是光为了这个，那沒問題，我早准备好了，保險誤不了你的工！”接着就回头喊：“大桧！過來！你去替張隊長打錘！我來給張隊長理髮。”

張玉昆一看，着急地一把將大桧拉回來說：“你瘋啦？這是鬧着玩的？打錘不是小事，要是打破別人的腦袋，誰吃得起？”

大桧伸了伸舌头說：“張隊長！你別門縫里看人，把人都瞧扁了！你怎么就知道我打錘不行？”

張玉昆說：“不是我瞧不起你！这是各有各的手藝，打錘这玩藝兒不是叫你要剃頭刀，要沒有先練过七天八天的，誰也不敢說手里有准！”

大桧眯了眯眼說：“那好啦！你讓我試試看吧！如果不行的話，我們再走！”說着，他搶过大錘來，走到炮眼跟前。

扶鉗的小伙子看見大桧奔過來，慌得連忙擺手說：“我求求你手下留情！我的腦袋還要哩！”

大桧說：“你老老实實給我扶住好了！打坏你一个，我賠你兩個！”

小伙子說：“喂！別光講風涼話，你還會有兩個腦袋瓜子？”

大桧說：“不要多嘴！看錘！”說着掄起錘來，噹的就是一下，小伙子慌得連忙眯一眯眼。开始，大桧每打一下，小伙子就耽心地皺一皺頭皮，可是後來他看到大桧的錘掄起來，真是：举起似弯月，落下如流星，錘錘都着着实实在在地打在鉗頭上，不觉放心地高兴起來，喊着：“嘿！真不簡單！大桧的錘

头上还長着眼哪!”

范果山把挑來的凳子安在地上，將張玉昆一把拉過來說：“这回該沒話講了吧！快点坐下來！”

張玉昆只好勉強地坐下來說：“怪不得每天晚上都聽見你家嘴嚙嚙的，原來是这么回事！”

范果山从紅漆盒子里取出理髮推子說：“現在是理髮，別的事不許講！坐好！讓我給你剪个漂亮的！”

張玉昆直挺挺地坐在那兒，听憑范果山理着，一会，忽然覺得有些别扭起來，便伸手向頭上一摸，不覺叫起來說：“你这是怎么搞的！我向來都是推光，这回你为什么給我留起髮來？”

范果山仍然接着他說：“不要動！不要動！理完了保你滿意！”

張玉昆說：“不行！我不要留髮，一定要給我推光！”

范果山說：“不行！一定要給你留着！”

張玉昆急起來說：“這事究竟是要依你作主？还是要依我作主？”

范果山仍然慢騰騰地說：“要論生產和劳动，應該依你作主，要論理髮还是應該依我作主！”

張玉昆掙扎着說：“不行！我從來就沒听見過这种道理！”

范果山說：“不要動，現在我就講給你听！社会主义不是光要劳动，也是要美的！你看！这条河这座山够多美！我們修的这个壩头够多雄偉！听縣里人說：將來水庫要变成一座大

湖，里面还要种上荷花养上魚，四周种上果樹楊柳，到那时候，这一片地方都变成一个优美的風景区。难道我們这些征服山河的人就不要美了嗎？再說，你是個小伙子，还要找姑娘哪！”

張玉昆沒有办法，只好又坐下來說：“今天碰到你这老头算倒霉啦！”

好不容易等到理完髮，張玉昆站起來，头也顧不得洗，就跑到大栓跟前，把錘夺过來說：“該我啦！快到一边去！”

大栓要賴地央求着說：“張隊長！我剛干上癮來，讓我再干一会吧！”

張玉昆推他一把說：“去！去！去！你爸爸早和我說好啦！理髮的事听他作主，干活的事可得听我作主！走！到那边去！”

大栓在一边呆呆地站了一会，忽然瞧見村东头的老宝挑着四土箕的土从眼前經過，他赶上去，一把拉下來說：“快放下担子，到那边理髮去，看你这样子，再不理理，头上可以养鬍子啦！”

老宝楞了楞說：“理不理髮是我的自由，还用得着你管？”

大栓把扁担先搶在自己手里說：“我們已經和你們隊長訂了合同啦！干活要听他的，理髮可得听我爹的！”說着挑起四土箕土，撒开腿便跑走了。

老宝看見范果山正站在金色燦爛的陽光里，拿着理髮推子，微笑着向他招手。

拜 师

說起來，真窩囊人。我們这个打夯組，都是年青力壯小伙子，伸出胳膊來上面能站得住人；可是在全水庫工地的打夯比賽上，却总是爭不到第一。大家心里都很納悶：这个回回都跑到我們前面的打夯組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現在到处都在苦戰、都在大躍進，为什么就是我們躍不上去呢？平时，我是我們村里有名的大力士，人家都叫我賽霸王，可是現在村里人一看見我就譏笑地說：“你原來是个假霸王啊！”我听了這話比什么都难受。

十几天前，我們接到了一個通知。說是为了响应省委号召，全面躍進，提前水利化，要我們各隊打夯組的領夯人，都到那个回回夺得紅旗的“打夯專家”那里拜師學藝去。我想：這倒也好，去見識見識这个打夯專家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頂天立地的好漢。

这天，我去得很晚。离那个村子有二里來路时候，天就黑了。前面有兩条小路，我正弄不清該走哪条路，斜路上走过一个瘦小灵巧的小伙子，我上前一步問：“小弟弟！到联光村往哪里走？”小弟弟轉回臉來，使我吃了一驚：原來是个年青的姑娘！她兩条辮子盤在頭頂上，緊緊压在帽

子下面，剛才我沒有看到。她打量了我一眼，說：“跟着我走吧！我們是一路。”

我可能因為剛才認錯了人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便搭訕地問：“同志！你也參加了修水庫嗎？”

她輕輕點了點頭。

我又問：“在什麼組啊！”

“打夯組。”

“打夯組？”我不覺驚叫起來；“打夯組是工地上的重炮兵，你一個姑娘能干得了？”

她輕輕地一笑說：“干不了，慢慢地學唄！”

这下可打開我的話匣子了。我說：“不錯，你還有點志氣！今天碰得真巧，我們正好是同行。說起打夯來，我這可不是吹牛……。”我習慣地用手抹了抹自己的嘴巴，不想她却吃吃地笑了。我以為她是在不相信哪，就又着急地說：“你笑什麼？不信嗎？這是真的！在我們村里人家都叫我是賽霸王哩！明天有時間我打給你看，你就信了。你要是願意學的話，我還可以教教你！”

她仍然抿着嘴笑個不住，我的臉一下緋紅了，只覺一股血冲到頭上，便生氣地說：“什麼姑娘？這麼沒禮貌！象你這樣徒弟，喊我三聲師傅也不教！”一跺腳自個頭前走了。

到了村里，找到民工中隊指導員，指導員說：“天晚了，先安排個住地吧！”便領我到一間房子里。這裡已經睡了七個人，都是和我一樣由各隊派來拜師學藝的。一坐下我就關心地打聽那個“打夯專家”的情況。指導員笑笑說：“不用

急嘛！明天还怕見不到了？”指導員走后，我身旁一个小伙子說：“听說他們这个夯只用六个人。”

“六个人？”我吃惊地問。我知道我們那兒打夯都是用八个人的。“六个人能打得快嗎？”

“不快还能称得上‘打夯專家’嗎？听說他們一天就可打一百一十方。”

这句话可真把我吓住了。我們那里費尽吃奶力气，八个人一天才能打一百一十方。我不信地問：“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不用心急，明天就会看到的！”

这一夜我作夢都在想：这个号称“打夯專家”的領夯的人，大概一定象半截鉄塔那样高大。

第二天，指導員把我們都領到工地上去了。一到打夯組里，就指着一个正在弯着腰收拾夯繩的小伙子說：“我來給你們介紹：这就是我們的打夯專家洪小妹同志。”小伙子抬起头來，我不覺呆呆楞着了，这正是我昨天路上遇着的那个姑娘。我正以为指導員是在开玩笑，指導員却又接着介紹下去說：“这几位是从各隊派來拜师学藝的同志，你們先認識認識吧！”說着把洪小妹往前拉了拉，我和另外七个同志还在呆呆楞着。洪小妹却一下子笑了：“还楞着干什么？这又不是到了外國！”接着扭过头忽又認出我來，忙說：“哟！这个同志我們已經認識啦，这是賽霸王同志，还是我的师傅哪！”

我听了臉上一陣紅，便不覺冲出一句說：“現在誰是誰

的師傅還不一定哪！”我這話表面上是回答她的挖苦，實際是不服氣的意思。我心里想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不管怎么說，我總會比你強些！”

一坐下，我身旁那個小伙子便拉拉我的袖子，不高興地朝那個姑娘呶了呶嘴，意思象是說：“要是拜一個姑娘做老師，以後再拿什麼臉見人哪！”

指導員却看出我們的心事了，便笑着說：“你們瞧不起這個師傅嗎？也好，年青人都是這個樣子，不見真佛不燒香。那么就讓你們先和她比一比再說，怎麼樣？”

這話正合我的心意。我嘴里說着，“不用比啦！”身子可站起來了。

結果，是分成兩組，洪小妹和原來的人是一組，我們這批新來的人是一組。看陣容，我們這組都是各隊選派來的最好的小伙子，個個膀闊腰粗，比他們那隊可整齊多啦！我心里想：“這次要不叫你這個愛刻薄人的野丫頭丟個人才怪哩！”

指導員哨子一吹，兩個組就一齊干起來。我脫掉上衣，掌着夯，“嗨哟嗨哟”的喊着。大夯落到土上，震得地直動彈，看勁頭，真恨不得一下把地打個大洞。我偷眼睜睜他們那邊，洪小妹掌着夯，却不緊不忙地，一面打一面唱着歌：

力氣使得勻呀，

嗨哟！

勁兒用得齊呀，

嗨哟！

沉着能持久呀，

嗨哟！

打败赛霸王呀，

嗨哟！

我心里想：“不用你唱，一会就会把你拉下啦！这不是在俱乐部里，何必那末神气！”不一会，我們果然就赶在他們前头了。可是停一陣，他們又慢慢地赶上來了。这时只听見洪小妹又領唱着：

勝利不驕傲呀，

嗨哟！

失敗不气馁呀，

嗨哟！

快修好水庫呀，

嗨哟！

为万人造福呀，

嗨哟！

这时候，他們越干劲头越大起來，一会就又赶到了我們的前面，我們这組还想再加劲赶上去，可是有些人却已开始手迟脚鈍了，我着急地喊着号子，又苦撑了兩個鐘头，看看他們却越干越有勁，一直拉了我們四五公尺远，而我

們这边却手忙脚乱，越慌越沒有力气了。最后大伙一生氣，把夯放下，都跑到他們那边，看看他們到底要的是什麼魔法兒。

这时，我們听見洪小妹又在領唱着：

万众一条心呀，嗨哟！

黄土变成金呀，嗨哟！

决战在最后呀，嗨哟！

再加一把勁呀，嗨哟！

意志要堅強呀，嗨哟！

铁壁能磨穿呀，嗨哟！

誰堅持到底呀，嗨哟！

勝利就归誰呀，嗨哟！

随着夯歌声，全組都和唱着。十六只手同上同下，就象一个机器操縱着一样。我看到这里猛然醒悟到一个道理：怪不得他們这組越打越有勁，看她多会鼓动，心思多巧！一样唱夯歌，我这里老是一个調，一个詞，她那里，却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就編出什么新詞來，正打到人的心里，誰听了誰不会多增几把勁，再加他們用的勁比我們又匀又齐，哪能不跑到前头？我便連忙喊着說：“不用比啦，我們認輸啦！現在我才知道打夯不能光靠力气，还要靠竅門，靠歌声，靠思想，靠政治鼓动！我情願拜你做師傅啦！”

洪小妹放下夯，掠掠垂在額前的頭髮說：“这哪能行？

我叫你三声师傅，你还不肯收我做徒弟哩！我怎么能敢教你？”

我紅着臉說：“当师傅的心應該比海還要闊，你何必老記着那件小事！要不，現在我再叫你三声师傅好啦！”一句話引得师傅吃吃笑起來。指導員在旁边也看得哈哈大笑。从这，我就成了“打夯專家”的徒弟啦！回來以后，沒几天，我們全工地上就掀起了一个普遍躍進的高潮，到处都响起了高昂的歌声。我也变成一个很好的会作政治鼓动的歌手了。

恢复名譽

人人都知道玉溪社有两个生产能手，一个是老头吳山，一个是姑娘吳玉蓮。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一家，但和親父女差不多。吳玉蓮从小沒有爹娘，是由吳山拉拔大的；吳山家中沒有妇女，只有一个小孙子虎兒，吳玉蓮就担負起了吳山的家庭事务。說起吳山这是全鄉有名的好犁手。从十几歲到現在，犁把也不知磨斷了多少根，什么地什么脾气，什么犁什么使法，他都摸得一清二楚。一样的田，他犁出來的就比別人的每畝多打一石多糧。这些年来，他把全副本事都傳授給了吳玉蓮。原來，兩家是个隔壁，后來吳山把牆打通了，不知道的人便都以为他們是一家了。可是想不到今年四月間父女倆竟鬧翻臉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有一天社長林玉章，从縣里开会回來，傳達了省委會議精神，号召大家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提前实现農村水利化，車子化，和电气化……等，并要大力改良農具，推广双輪双铧犁，掀起一个技術革命的高潮。老头吳山听了，对这一切都沒有意見，可是一听說要推广双輪双铧犁就惱了。原來去年推广双輪双铧犁时，他也曾拿來試驗，不想一下田，兩条牛就打起架來，还抵伤了他最心爱的長角